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乾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愼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

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度閣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弊也曰弗類曰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書瑶林之潛確居嘉與博碩捃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卌封之竣又明年六月始僝功蓋先君子見余洸洸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舅氏郭翁諱端明別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更互商確詞人宗歐陽李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于衆手或割裂章句或
拘牽對偶事多傳附近唐類函頗裾諸書卷帙
浩繁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益以他書分曹
標目凡三易稿乃就既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
諸君子旁求閣本暨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
捧　節還里種松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于
荷花蕅芙蓉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穉
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
子舉火視之惟恐類巳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

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
可以濟雖然又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
之善活人者則謂之秦越今之學傷人者則謂
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挺也不如秦之越
之而捺藥也類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
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邊防充棟也身歷關
塞則邸報塘報邊志皆塵飯矣河道累牘也臨
決河履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灑灑之三志不酬
深咀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也盡

錢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鹺賈精權子毋者
至矛詹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
狀別自有龔黃矣司馬單政也張空拳冒白刃
挈人頭挾生虜別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辛學
朝典崇禮也入清廟侍朝堂厠成均穆然遠矣
唐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清音也五百
羅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告
語逢虎逢豹奮髯自得游記未有也我將自其
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內也未可概也我將越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黃之餘也未敢
信也士君子于移其它嗜好而之乎書或不廢閱
覧乎若庾移其苦吟茶誦枯坐一室而四方勤
轍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六書故序

六書故三十年來戴先生侗有成書而不暇閱孰知作書者之難哉雖然數百年後手摹其書白日學者之心如濟墅張氏獨延祐汴太守知之耶行已有耻士之上耻莫耻于不識字耻莫耻于年白首官要地而不識字耻莫耻于誦習宓犧孔步顏趍而不識字詰之曰不暇耳按子生十年教六書六書者羣經諸子百家之通什也六書通天下之書不註疏而劃然古十齡稚

柔得傲今日老成人所不諳猶不汗淡否劉達
夫曰點畫小𦘺横目佯視篇韻之作願出緇門
章縫聞之猶不惶遜否又如漢故事學童十七
已上試史籕書郡移太史得殿最舉劾猶不戰
慄否靈帝時郎官詣酒家痛飲書其壁觀者爲
斂酒錢錢足滅其字師每書輒削焚其柎於是
梁鵠益以板𮗧而竊柎鵠卒用能書官選部尚
書夫尚書位尊徒手飲酒興劇猶不涌如湯否
昌黎云作者須稍識字義高才生哆口先秦西

京字且不識文焉用古猶不斷斷否文毋也字
子也不識毋者豈有無毋之子哉猶不怵痛否
聾耳治也史目治也瞽史協而耳目治不識字
則瞽史所不治猶不摸索否刻畫竹木以爲識
惟蠻夷與俚俗用之今滔滔皆不識字亦將刻
畫竹木乎猶不發憤否然則如何曰請讀六書
故始余未覽此書喜沙門篇海集韻門法二一種
又喜李太史韻會小補二一種大都說文作於許
愼自顧野王修玉篇而字有形四聲作㞮說紛

至唐韻廣韻韻會諸書而字有聲元魏用翻發
司馬作指掌圖而字有攝韓孝彥歸玉篇於五
音爲三十六母什戒璿增定迄成篇海而字有
子母蓋許氏說文出楊雄訓纂蔡邕石經之上
自漢以來孔安國劉向鄭玄賈逵馬融服虔多
主之其法協於象形諧聲二儀但子母無別耳
是以丁度輩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首
蒍主類形而形各係之諸母集類主類聲而聲
各本之諸母若其旁諸荒徼重譯象胥天竺之

言或少麗襍于是有韻會補若曰字有韻猶生
有甡籀章變爲篆隸已數典而忘其祖矣以三
四音叚爲一字古韻較今韻繁簡何如哉太史
變黃會直韻會證訛補鉄梵俗悉汰總之爾雅
主義沈約主音以四音製韻可訝者六經古文
字叶讀轉注別爲古韻以殿之而江左競風騷
韻爲顯門多崇尚其說太史率本三禮爾雅毛
詩春秋三傳以解經爲說字善乎周思皇曰漢
以前字在經緯編科斗其字簡宗存讀爲數義

以被管弦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其字襍合數音錣為一字譯以梵典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一義訓數字王故字易　漢以後說字主於修詞得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用易窮漢以前雖經有㘅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雖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牴牾此韻會補所以作也宋戴侗韻書家不以聲為綱而鑒者以韻訓辭聲相通則子孫之于遠祖韻相混則鱓蛇

之於徵爰書以正名之謂何相如雄務奇字不
適於用至名天地曰葢輿穹壤名日月曰烏兎
羲娥曜靈望舒旣誕且俚若者數於何起天亂
于上地亂于下人亂于中工不工事不事總是
立一以起數爲此書之首次二曰天本乎天者
麗之次三曰地本乎地者麗之次四曰人次五
曰動植次六曰工次七曰事七者備其歸餘於
襍綴疑於末夫六書皆以形人聲有聲則形以
麗形事以指事意以會意窮則因類以諧之類

又窮則假借以足之至假借而義益難求矣諸
聲若赤子僅能號呼其喜怒以相告諭然氣可
通也假借則義無所因轉借其聲故曰聲形而
上文形而下聲員而文方聲備而音不足微顯
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韻會補序擬
輯爲六書會通首具體次別音次什義次紀事
倘於此書有怡然以解者乎
高皇帝釐正洪武韻今制書之體僅用于章奏
間餘仍沈約爲宗此於身爲災行已無瑕而殿

辱君命已學迷本原肆口雌黃不識字者猶甚即如李斯作蒼頡篇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記事煩猥隸人佐書曰隸夫旣隸人書之斯意固不薄不獨斯也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故毋敬作博學篇自秦有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八體可專罪斯乎漢頗因隸獨符印璽幡尚篆秦八書隸爲下漢乃因之漢罪乎斯罪乎王莽時有古文奇字篆書佐書謬篆鳥書六體夫奇字即壁書中古而異者

莽羿乎斯羿乎况自斯以後有王次仲程邈史游劉德蔡伯喈並馳其爲所破壞者亦不少矣字無師說者誤漢各是其師說者亦誤文獻不足覩記相沿見其聲不見其文則一字而假借數字傳其聲不見其本則一字而貿易數體既不窮經安能識字請極論之自刀筆改爲科斗玉箸柳葉皆譌本文况其他乎鐘鼎之文以多而省失之巧便符璽之文以省而多失之巧謬夫鐘鼎符璽之文未可盡信况下焉者乎司馬

遷受經於孔安國鄭玄受注於服虔許慎受說於賈逵楊雄課字於卜侯芭今有書而不讀乎班固輯孝經十一字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之若曰說經即解字爾晁无咎謂爾雅小學之流不當附孝經得無繆其指乎魏初邯鄲淳師古文及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是衛敬侯所書學於淳者也聲韻反切鄭康成輩閱如則漢人學書之途狹矣今字學大明獨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也乎玄宗詔學士衛包改

古文以今文故六籍多用俗書惟國語儀禮史漢誦習者少未盡變後人聚馬班字類顧有假借不當物者如黽勉爲閔免可哂巳乾坤天之字也古書用刀乾爲刀坤一刀兩斷氷霜龍戰刀斧斬然而坤之六也以疑以雜夫疑與雜固定乾坤大手力六書故終之此有以哉八卦文立而象孳八卦而六十四兩畫皆人畫故三十篇人事居半有以哉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於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於上人事應於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矣必其人天所是也
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
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
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
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
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
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
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
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目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况其下者乎故謗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史羿北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下蔡京也而史脫脫也而史正史猶爾况稗乘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名資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關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於天定於君定於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已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二月[illegible]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肅授張子厚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授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供筆墨御筍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篤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通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闕從軍帙亡別購求考異于各文釐釋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跋尾而謬與於後聞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屬汲故判為履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于是探索鉤致就其閼鉅關鍵畧為提撮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爰閱評註別開青眼試於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朝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春

水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爲泣泣
化爲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噓頑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悲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多於慟人慟忍
今日多於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遲公兼以問世乎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撰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桱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覈焉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其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
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即
四六亦不廢述揭傒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其於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于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洽而
止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
不可垂後況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兩
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即較定簡較之流亞邪
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
唐宋人主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邇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
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温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辭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録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擯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懸

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巳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眞喜佯怒而亦是眞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鈐鍵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魰神而明之黙而成之易也神而

黙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
辟雍之鼓鍾亦興巷阿之車馬與鞅掌之勞吏
亦興白駒之逸民與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
夫婦與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
下人可於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
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删俗之澆
也用氣氣之失鶩鶩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
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
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

且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且人人凜於自
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
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
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
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鄉
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與太史公樂
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心
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
者真喜似喜徉喜徉不喜常若飄然可喜而不

喜者自在眞怒似怒徉怒徉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巳巳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巳以謗巳巳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爲眞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𦑣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

自訪也自訪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怨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怨已也是書始閱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强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獸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
授誦十六條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由
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剌含叙
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真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
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密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
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
長劍懸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真色非設
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疊疊萬千言濟

雅若無言漢書爲古今大藥局錦汪灌紆艷麗光瑩皆其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林每每書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椎擅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産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居

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爲民父母
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
斂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矣也惻其
喪未生也保其胎觖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
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
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漢天
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
士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
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

不專習此與技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守安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葢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焉鳴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予敬拒曹迎備勸借荆州多操敵自樹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可嗱擧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擁

漢之名若歆若慮親章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也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丕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牀而寢不能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畧豈盡出忠武哉漢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摯忠武昇昭烈是寻漢以方寸寻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

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而
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
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十二三十年不變
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
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
地王孔明有瞻尚形僉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
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
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
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善護嚴

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
德操諸公或先之矣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
武不可及矣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疏其壅闕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庚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檝非貞不緜非介不嚴非濯不色非玭不剗非别不味非热不滓非理不感非懼不醇非燭不化磬山有玉瀉淇源

沸沸湯湯豈詎桑綷駛舉激素飛清分風雰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菱之皮爲鼓橛以雷歐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橛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獰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恥以剗之鱣奮鰭遡流望濤直上爆鰓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連尚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巖之有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狚貏音聲

麗妙如好嫋女非婦女也遞石魚形燒之作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鷙頡頏非鷙也非魚也故曰别以味之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廪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毋遇虎負毋以號虎見其情弭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鳥音如庫多放土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絲如豚大旱如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懽以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愼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愼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愼無滿[illegible]隨塊

跋疎乎詒口故曰腐以化之噫鼷國狼獚猶知關中鏁金況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覩乎
軍容舞者俾覩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
之士哉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做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於皐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皐乎子終日杜戶不以不辯之衣冠對時人也又恐以不辯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然日新耳予類左

右稗武圖書函史經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
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闔闢係于呼吸一
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評胡
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於持論則有闕文彌
簡彌真鋪張譏彈秖自塞陋予閱廿一史率用
此法三耆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
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愼辨物居
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
以竭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

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無所不解於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謂不知類噫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則各從其類也夫

四續古文奇賞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剗文之多狀文之爲賊文傳或日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什爲薪櫃之用而合身可以積明堂賞其餘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取奇文易腐未有不銷十於斯二者病不學誦論詩有感一篇切磋琢磨奪其象再論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猶現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體富文僅稱鼎愈少藻繹愈多文不多奇矣兔狀其色何也蓋

身之力薄不可以事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
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終
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凊晨昏脉逾徵以
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凛以天日盟其
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為臣子拜自獻其言入
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序
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艷麗
卒有汝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十幾篇送餞

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於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艷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眞實讀書者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洸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葢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辟官辟㕓三幸第而討書秘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畧則文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覲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

忠文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讀十年書肄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

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

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旋

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

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積

漢仲舒豈直文彩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濕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觀

惟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遡而上之成弘洪
永高文典册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喆遺
稿詮次膽評續編再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
利可逶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綢
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可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
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
在上禹臯稷契爲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擧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
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訛

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欽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駁頌伯夷文曰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巳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巳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識其大者柰何不遵式仁錫莊誦　御製全集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巳皆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仕文必

書其官趨如流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曰龥耐久有黄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姤乞文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爵而美山埜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於是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將乳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

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皆学迂儒俗
吏召分迂俗不對扑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
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
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勑行四事遂立上
書陳言之法須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
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令天下之文稱謂失倫浸
淫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讀有用之書
遵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名世文宗序

余前序此刻云庶常吉士六經外分記眞氏正宗先輩云眞氏主體裁宜少廣之餘姚胡公按吳出選註名世文宗刻郡齋近經生家言不入詩賦王元美先生稍汰為轉辭數典不志其贋益勝國至今日鑒裁精覈余復取屈大夫枚乘奇文銓次其中椰子云㸃不同味而快意能說也今此集出如師望在肆鼓刀揚聲余何言哉卜巳請述二記諸葛武侯記黃陵廟云錄袁靈

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
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
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
有董工開導之勢撰古文者宜作是觀應劭封
禪儀記泰山一云其爲高也石壁窅窱如無道
經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
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二記天門云兩從者
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重累人矣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

遐邇暗前有燦地目視而兩腳不跡讀古文者宜
作是觀夫今之為古文者皆時文也不獨今也
宋開制舉義科其號為古文亦今之時文也今
人而作古文則古文亦可呼為時藝恐古人不
乎耳夫作古者多讀古者少古人在忙寂之間
是書已點肴頻而余又將以疑不疑白雪者繇
之無乃畫重累人乎噫此余丁巳孟冬問龍館
敘詞也距今戊辰又十三年矣余被　環召厲
貴宮端坐一小樓蕭然贊易之　明詔庶常敬習

課業俱用經濟實事士生其間急於救時恐分記非所屑而是書重梓更廣所未備亦藥籠中一物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古與今相戛然後陳言去有能不作古而讀古又不以讀古誤天下可與言經世也巳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知誦衍義補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余故合刻二書仍圖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於講筵大可見此臣子𤗮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於至誠而痛陳事與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志矣其言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其幾雜進於尭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必提其要領

挈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於紹定三年
而進於端平二年良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
投進之旨次日後殿聚講面諭朝夕觀覽忽有
旨便合就今日進讀公須別寫帝曰已在此矣
因歎先哲進書之不驟王臣相知之甚難故於
端平則疾速於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使紹定之季遽出此書以嬰芒刃公
亦必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旣以大學
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奎蔽之禍不逮

也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首揭於格物致知然不誠意物惡乎格哉心誠求赤子而保赤子之物格矣公之積誠能動如是枝葉未害本實先撥自古忠之至者不盡然本實猶有存者往往其臣高才率意出之無序故公以序爲先眞相時識勢之言乃其文章渾潔遂雅尤不可及試常置案頭於心氣甚補公尤拳拳于夜對云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以盡日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其保持光

易也故曰接賢士大夫之時多采端人正士同
心哉

大學衍義補序

少讀大學之道序云所以教人之法也歟曰道止此乎讀絜矩之道註云矩所以爲方也歟曰道止此乎讀致知在格物註云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歟曰格物止此乎閱世漸久漸老漸熟乃知天下事未有無方法而可治者竟吾一生探討誰爲窮至誰爲極處無不到有欲至而身未至身至而極處未至極至而意未至意至而知未至總是不格物也不格物遂

知本也自古及今凡事可以撥亂爲治返薄爲
厚唯精神一驚于末雖有補天浴日之力無所
用之其精嚴象治而實亂也功利之醞釀似厚
而實薄也試察吾意所自來欺一已欺天下不
可格一物也明矣所謂極處無不到者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也作事至此有何方法將安窮乎
將安極乎以後著爲先著以末計爲本計不落
曰道貞氏得其奥而瓊山補之猶之紫陽補格
物傳補亦可不補亦可不知所先後不知本不

知止不知至則必不可何也恐務末而一旦有務財用之小人淺薄浸亂災害不自天至而自人至善者束手旁觀一步不可行一物不可格知之何其極處無不到也格物則自我作法不拘古人成法先生之書主于齊幾守大學之家法矣得無詞費乎曰文公有云察之念慮之微知本也而又云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是末也雖知本而後可昔有廣于王文成者云尊信本旨有功聖教哉自朱識

則不暇且理會性情士大夫未能理會性情不敢妄自菲薄然後嘉謨嘉猷矢以入告美而獻之君則堯舜所必嘗也夫

蘇文忠公奇賞序

此余丙寅削逐待泮潞河所閱逆璫追我濟齋藍旗白牌塞路填舟妻孥瀕危殆於河上余呼小艇避之十里四更歸几案狼籍怖人哉書也遭逢

堯舜之興攝敝衣冠事

上經筵代言貳雍較閱兩闈多習文事言念翰墨之林先生在焉呼之或出及宣

詔寧錦之郊持

節大梁之都毎携公書莊誦數過不敢褻視重
九懟家園爰付剞劂葢漢唐以來能文者三人
䟽廣䟽受張㑹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廣受兩
言止耳人謂國忠泰山我謂氷山㑹亦兩言止
耳比元成之季頌莽譽鳳士大夫風節掃地而
後知二䟽之慮遠也唐將相以下如張進士㑹
者幾人哉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噫三人少而傳
坡公多而亦傳豈各操其誠不言同然者歟竊
身須念早過是恐少味坡言何似也然惟蘇文

滿天下凡於寢處坐臥咳笑詠歌皆是正恐賺
指識歸匪夷所思誦公之詩約略可見我本山
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强非天禀餓
得旅癈志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眞可
飲每聞科詔下自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
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玉
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碪
尺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釀咀嚼沙礫磣廣
裔成半額學步歸蹣跚雖時老宗伯氣壓羣見

凜豉能不世出魚鮹初驚淦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
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
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
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卻顧老鈍軀頑朴謝鐫
鑱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嘿聊欲廢書眠秋濤
春午枕味斯言也公宗尚歐陽以文章為已任
故其詩曰後學過呼韓退之韓歐皆以氣勝蓋
昌志以昌氣有物於中傾倒出之晚年大悔游

其詩曰自少多言晚聞道從今閉口不論文又曰筆老語翻疎悔之甚也則曰刼思少年時聲價爭塲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公且恨不十年讀其發憤深造今後口小品掇拾殘瀋家謝公之筆墨頗學公悔雅不欲附會俗喙肤而少腴笞也呼公韓退之不喜豈今日相隨患難間敢一字媚公哉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逢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儕學者沈錮於俗

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霆皆至灑霽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蓍

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乎是以兩學之不然窮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巳也何必欲取知巳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續藏書序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逃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弘深能容人能成事爲主意者小心是度固膽氣所根抵雷霆風雨所默召也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倣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

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參
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績
溪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莊閱 國史天下郡
邑志旁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姑蔵
卓吾所纂畧為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葢欲迓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迓六經强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去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巧拙亦以

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於入虎狼之窩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賜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既放流睠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峻潔老成懸之緘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躁

人老子醫恬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沃之清冷是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於醫亡之後屈子醫憝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二者殀迁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醫也天之刑申不在辨職而在告訐其刑辟邪雅名法而適

以說難于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渝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修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漢以下不具論

諸子奇賞後集序

有子才有史才有非史而史者則亦有非子而子者於是有子類史史類子者如淮南子楊子孟文中子世所稱子也楊子是獄吏手以深文爲主淮南子如飽而大牢暑而重裘然饑十日與禦冬何可少也文中子似寫家書似用父道粲麻亦隋唐間一法物又如繁露新語新書劉雄韓詩論衡中論所稱非子而子也然繁露不逮及矣是故鼎之多斑駁者器甚貴雖其左刑也

置之空虛似偏而不偏不足爲子學十家故宜珍之惜之新語穆然質奧蓋古所云新書說苑皆器之新者但貫以金碧劉以土埴適用均爾韓詩有韻度而乏變化中論有根本而少枝葉抱朴子有操行而無文章論衡如吹竹其聲邈孔叢子小荀子王潛夫雅士亦莊語嫌其神不澹遠劉邵書可作思狂狷翼與亦考功氏一家言乎陰符素書眞乎否耶至若桓氏綜侃侃之論於世務迂於古誼近京王說易或以占測或以

發明各有攸當馬氏擴明忠道伯喈𥩈陳規制
皆可附以垂而他不暇論矣嗚呼立言慎哉在
春秋戰國間無非子也不以子著乃漢以後復
得卓然可子者一人焉酈道元也及注水經不
以文著予每欲節取其尤弁冕近代一家言別
爲一集以行世亦求其似子者而可矣世有作
手其將何以自命

註老子序

古今註經家最受屈抑者老子也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是作便宜去之遠矣老子非便宜人也是孳孳進修人也虛志實腹非爲人開便宜門也老子最惡便宜而讀者每以二字著於佛頭可乎朗道人多見大之言道人之骨勁而老子和之道人之腹實而老子虛之惟之著有虢無兩見最毒提以常道觀妙觀徼天下皆知乃不知知巳天下皆不知乃老子又茫然

無知已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後之乃先外之乃存可欲莫大焉奚啻難得之貨哉知者不敢爲也肯自爲之耶故虛心故實腹嗟乎世人知不敝誰知能敝故能新復卽命渝安貞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道人註老居士註易各歸其根可以無言

我箴註序

讀溫公我箴天下事盡其在我公眞任事人實心任事虛心體物蓋不辨法而辨人明尤所以先見不尤人而尤己明道所以存誠故曰天心至仁惟公爾夫君子何妨與君子爭彼政事堂之經論上殿如虎正不嫌同異公誠實容忍靜定從容感人心而和平使作好作惡默然自去要之讀書多養氣厚乃有此善哉居巢楊公誠宏五經諸史百家有終身不會面者卽撥拾發

名亦何能以經術而經世務乎然公布衣闇修
祀于鄉諄示小學積小高大冥升不息宜其言
之有味聖經首大學學一而已童而習之殊丕
必以小學補大學今人不知大學爲何物遂兼
不知小學爲何事矣文學維岳悉索品題以及
于余夫躬行急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如是瑳乎
公生平夷狄知之石工知之而蘇穎濱誌其兄
云公爲章于厚謔侮求助于子瞻公豈求助者
人耶又敘免役事曰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公

豈逐君子之人耶又疑臺諫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子瞻且獻諛於公公豈嫉令言官報仇之人耶夫以夷狄知石工知而士大夫不之知甚矣涉世難以賢士君子如子瞻不知子孫不知而後世知之是以天下事盡其在我并質之楊君

正韻箋序

四詩而後韻書始于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始尊用之稱禮部韻略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　明興

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爲七十六韻一十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　朝廷故事他所祖構猶壘守類譜何居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闋

唱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總廢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也且為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亦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箋之為薦成也故有古音有逆字以薦成正韻為　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故地異時異而無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序正韻嘗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

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吳武夷之說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迺四夷海外邈絕之處未聞有義軒周孔出於其鄉而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昧列于瞽宗九譯通梁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備然歷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卽詩亦終止古韻

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詩皆孔子所删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爲大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故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黄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生爲明人不遵明韻不幾夷有而夏亡耶大哉言乎士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歟昔人譏楊子厚輩皆讀書而不識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書自黄帝汔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

孔子壁中書猶用蝌蚪古文孔子廟晃從儉而
獨違大篆者正謂大篆非古也且苟務簡便輕
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甚故大篆雖後
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嘗綜羣書尤長于春
秋其于孔門志在狂狷常慕陶靖節諸葛武侯
爲人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廼靖節
耻屈僞朝武侯仲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
焉卽先生可知矣

河洛理數序

易逆數也數盡之矣註易家紛紛此謂理此謂數此謂理先於數此謂理數合一何㚘乎夫當期之數凡天地之數當萬物之數不聞又有期之理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反對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如是而已矣不聞又有自天一至地十之理爲成變化行鬼神之樞紐也數起天地天地之數起參兩參兩之人極起易易者何即元堂元氣云云故圖

書中五五卽數也建用皇極建之者人耳然則數何爲而逆理何爲而順極數知來不逆惡乎順也不數惡乎理也今天下非無理之患而無數之患何也天尊地卑內健外順理如故也數非其數矣奉無數之理則不尊陽畏其有理陰欺其無數亂是用長理者數而巳矣奚適焉曳大夫念翁爲刻希夷書也堯夫註希夷二程心折矣程言理邵言數得無分道角乎惜未有以數合併之者雖然相見在午正難求在子中雖

反復道乎道有變動故曰爻列貴賤齊小大變易之妙推移即大數乾元之爲上中下元也陽爻陰爻之定於有生也諸卦之隨時更换也可定理執耶歲日月時爻各稟承可私智殽亂耶所貴乎先天者爲共超然屈伸之外惟變所適也此天地之數異于讖緯之數也是故得中數當爻位應時合節吉莫大焉生數與時偕行不以意益損而有援得勢必因之矣黄龍聴堂曰入托陰陽以生豈有逃其數者予雖學出世法

能免形累乎富鄭公書本身卦戒子弟曰吾餘
年爻象不吉汝等切勿生事夫世外之人與世
法同其謹畏士大夫之身與士大夫之子弟同
其修省庶幾無咎哉范文正公得大有之九五
遂以天下爲巳任溫公日圖南此數大有益於
吾輩可謂存心養性之書知言哉念翁清貞持
巳敬訓正俗思與吳民共臻寡過而約之以儉
以柔以義三言三者數而巳矣易以定吉凶而
大書以衍忒極信乾坤以易簡而貞一皇極以

好德而錫福生天下生萬世生我吳中父老子
弟不出此書診卜筮小吾易者誰敢哉

汎文 吳嚴所先生名世編序

司馬子長傳循吏不傳名臣當是時漢法嚴刻酷吏綱日密表循吏風示猶曰救世史氏沿而不改俗習日陋文以身名俱泰之說漁高官獵駿譽曰循吏循吏云爾名臣錄不著漢唐我朝間有論次多採束修圭璋之士始以名臣易循吏標識爾又如漢之排闥折檻廷辱使幸抗節虜幕唐之顏宋之岳書文皆置不錄奚道而可哉吳嚴翁名世編所擬作春秋諸大夫亦曰嘗

聞事君之義矣故見無禮於君則逐之以人事君則不避親不避仇而登進之臣品惟事君乃見奉職循理犯顏敢諫臨難仗節皆此道也自古有忠臣豈有良臣哉忠良之目一揭緣取功名軟熱圓融者亦不少矣蓋願爲良臣一語意在悟主而持論少偏遂開擇便營私之路立言可不愼歟禹稷契皐陶伯益皆忠臣也是編爲以首五臣事君未能尼父一生憂惕而高懸爲民大人於社稷臣之上以六潛見出處之局以

潛必確以藏必密以遯必肥根心於淵光輔明
聖功成不知寂然不動臣則斯斯昭矣是編繼遯
世編而作意在斯乎若夫典而核體要而該醫
惟選人抑亦選言也夫噫追蹈於唐虞三代之
班勁辭於典謨風雅之後以此書自日哉

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災異乞罷免其最沉痛之言曰但令所謂修省惟陛下一人耳三十二歸讀書醫閭山疏薦陳白沙宜居宰輔任　經筵懸像靜室率子弟拜之廿載事毋薦起不赴尋覲艱上書陳四事劾內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輒自忖不學無術盡削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峰先生年友也事之亞於白沙敎人先小學敦古禮革俗習義州化之

寇不敢犯其里見先生皆羅拜止殺歲庚午余
承匱司業
上然大司馬言有　旨本雍坊翰會議　孔廟
崇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其書可乎是書得
之寧遠賀教諭君卿以廩貢捍危城公嫡子孫
也乞余序以傳先生生於義州古曰宜州醫閭
山居其右于奉使遼東都司郎其地今移而之
寧遠矣初
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金葉公

䀌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設都司焉東廣寧南
錦州西大寧北一面鄰虜耳自徙大寧諸城人
民盡于朶顔義州兩面受敵緣邊最要害云先
生亟稱王中丞九臯剏六馬營堡弘治王恭戎
銘修建大清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
踰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堡田耕且
守而又亟稱遼當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
剏衛所建立學較報功報德何可忘也公嘗言
洪永間遼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

盡反之銀糴中鹽尚苦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數使戰兵雖少而精不求給于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至哉言也予憇寧遠屯計工而分粒土甚沃美公言猶信義州六營之匱也公曰收營兵集城中昉正統虜入遂沿爲例孰知後百餘年營營皆如義州援兵亦然异哉公歘銀的㪅射語人曰進不爲　朝廷用退不爲鄉里益吾恥之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慷柔伯念久雨治水口既僝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禮節

其守臺貼臺不習于射官軍半私門虜至如入
無人而爭買虜漢首以充首級則齒牙憤裂各
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習蠶織
于是敎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于貼邊守臺勸
耕勸績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虚耳嗟嗟中山
王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泛海之役屬之三將
薊遼可兼中山兼之矣
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矣意者山遼海闊關外
自金城遼海相注灌遙呼山東舒吻近控薊門

張翼遼薊各自爲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洪學
士失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
之乃合今合之乃離耶苟求其故宜閱此書苟
求其故而不得宜閱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爲人
臣不保疆土保父母保鄉里償貽君父之憂豈
人也哉玆予評閱意也

讀史機略序

范蠡之計先而後孫武之書出至哉言乎巧婦不能炊無米范大夫炊之苧蘿山下一著也於是孫子祖之婦人女子皆可陣然陣已晚矣陳曲逆祖之解匈奴之圍然圍已急矣古來能將名將皆巧婦手也而自爲巧婦者必拙斯道也祖伏犧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楚何韋長貌儒神勇機沈著活敘事簡達用意深厚此其書必傳何也聰明聖知則神武神武則不殺論兵總

不出一數而已數天奇地偶而已謂數者理悉
統不知無數則無理太極生於易易生於逆逆
生於數故貪人敗類必先敗其數戎夷倒置必
先倒其數合天下兵無數食無數車無數馬無
數營堡器械無數以至四海之內生無數節無
數而晕嵩嵩焉奉一無數之理其孰能作之不
聞天作時不作時作天不作是何解義乎解在
末句天作時作人不作是謂逆人作乎人斯作
乎天與時矣不逆乎天與時猶恐其逆乎人也

天也時也人也皆作則皆活人活則天與時皆

活是故易逆數也不逆之乃逆逆乃不逆機也

略也見機而作寧用終日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是以有之周元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耳云物焉置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秖宿物爾先是許通鑑成辛未許綱目成竊取性理約略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概於遭盛世之不偶也秘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

殿別置較讎官曰學士曰軟理常以寵丞相爲
大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
選於是集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係於
理故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極要領或曰學者貴經
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潤身盎生色當其整頓
身心處卽是整頓天下萬世處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可忽乎哉

藥頌敘

陶隱居曰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値況窮村逈陌遂山絕浦其間夭札安可勝言嗟乎由是而推之則行腳緇髡了然一錫者不更可憐憫哉故如來說法而藥王爲導師非取喻也卽以爲喻而悲益大矣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歡喜供養而不及乎病者苦也今之叢林巨刹亦設病堂矣而不及乎病之治也誠闕議哉居士道咏黃氏業岐軒念

遺生滅緣觸病僧遂發洪願募求隙地一區欲置藥僧之院但藥石衣糧及人工屋宇力不從心勢須用衆特伸片言敢告檀越是可忍也心實惻焉斗室之中恭現獅子大座無筭梵王天女詎居士而問疾者杖屨滿戶外矣大衆之病不病不病而病者須于此院中求活耳是役也比于惠民之局不費官儲亦如就醫之人無煩捐橐行見掛瓢卓錫自能煮朮切松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

旅也去若脫屣邇近摩羅疾不生厭惡心脫離
苦厄塗悉沾利便益是眞仁人之心儒者所與
敢弗圖之用弁首簡不覺歡喜讚歎而設偈言
偈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黎黃金色
是身如藥樹　不復可究竟　若以營繕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若以供養願　當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藥樹　不可復究竟
念彼衆生病　一切如我病　用發希有心
療彼慳執性　皈依藥師尊　頭目非我有
而况于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罽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于眞諦　信處得淸涼　苾蒭仗茲力
瞻禮琉璃光　像法常不壞　更以阿伽佗
普濟諸有情　同登無量壽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古今印宗序

圖書旣出今古皆印板之聖人雲漢爲章天人盡雕刻之能事河洛題目易書文章題目古也文章今也制作以來題目未有不古者文章未有不今者豈特倉頡始作字秦漢巧於鑄今愈今愈古今人泥於範古愈古愈今元方氏之能今則元方氏之能古孰元方孰秦漢蓋風雨有不已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大都情性所至元方不從流俗望其人之精理色笑無非古者鐵

碑盡記已備不遺形聲天地之師也師天地之
師豈步秦漢之步正靜之徒筋韌骨强故一氣
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得其意焉秦漢爲佘
可元方作古可吾游善權洞雷擊柱篆深數非
斧擊之不碎墨拭之可療病是篆隸者青帝之
雷令天醫之禁方可拾襲不可褻視元方寶之
哉

卽譜序

古今著書皆諫書以卽諫自張夷令始余嘗謂有情癡不若無情癡並甚莫癡於人尤莫癡於石人與石相遭猶泛乎風與水也予游鴈蕩山望見一老人肉袒傴僂揖而入揖而出凡數遲山空松落伊何人哉跡之老僧巖去得無壯蠢曰不壯百年以來入山幾何人既出復入幾何人老僧種無情之癡招有情之聆天荒地老莽猶顧問去來叢塵處飛石癡諫譜錄以其來遊

匍匐道左如拜興倉其去也咨嗟護惜如餞善
葉是用大諫風急雨來趺坐作欬聲不絕爾藹
人謂花名村鳥名山二十年後更須放聲尋覓
而顏其峰曰長冄吏令此譜何异長冄舉頭施
貧子斗大黃金印用祓除不祥則余請為揭出
一二語不飲濁流水不息曲木陰介也攻文詁
若木處世鈍如鎚拙也慈哉為儒者痛也每提
首領呼知己肯戴鬚眉覓要人俠也山鳥山泚
我友呼嗾池安得酣豢於富貴忿也若是者老

僧肅容而入也國恥未雪何繇成名以武諫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以文諫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亦以死諫高位豈容尸以尸諫若是者老僧目送客而遠也入則山容以洗老老僧悅出則塵容以酣之老僧悲悅也悲也生於情生於無情夷令體氣高妙詩文竒秀讀其昆仲間捐産高誼勒爲一書築學山圃樂介白之司空此其人未易材余爲敘印譜比之諫書嗟乎色鮮而味苦貌澁而膓熱世人未易解適

試爲我挂老僧巖可譜不云乎二節挂月夜彙僧

閩顏太學道統紀叙

道統宗帝王帝王法天地天地準乎易王訪道于箕子三公坐而論道道統在上天下皆以[illegible]父爲師而不以道學爲諱此其說一見于大學[illegible]叙康誥太甲帝典湯銘周頌再見係詞遡羲[illegible]黃帝堯舜三見孟子繇堯舜至于湯其論次[illegible]陶諸臣亦猶之美衛武公耳自在田在天兩[illegible]大人之目張皇絶學爲世詬病其實非也乾[illegible]之庸言庸行薰人以善亦伐亦矜亦張幾於[illegible]

化矣猶名君德不名天德大哉乾元則天而函
籍非易也乾坤何以形而上太極何以易而有
不慽不見天地之大不病不見堯舜之仁慽道
病也皆易也帝王則天地無盡天地準易亦無
盡爲下不倍如是焉道矣說玄說妙說性說命
與生民利害何涉其能以誖言混聖統哉不謂
顏子學正嚴博居鄉孝友好施與此書壹尊崇
王非五經不出口于孔子志大道之行三致意
焉昭代儒宗應運而興必有賦猗蘭歌招隱者

著書甚多而余特敘其紀道統一種亦足風矣
余君天下士入闈遇其文出闈遇其人何爲不
遇哉予也不任知亦不任不知行而未見爲而
未成潛龍之德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潛
龍之福也有大德必有大福泰不云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井不云乎王明並受其福于食也
而福井渫不食也而福上所側席求者名世亦
以青紫得千人不爲多如以名世儲一士不爲
少君内行淳篤手腕一動疑有神工首義數言

濫格姑懸之星斗間聽大冶剪裁耳

感應經解序

王峰裕所翁同系太丘又與先君稱同社兄弟篤于行而嚴于著書與之語眞實不誑侍御孫鄭寄示余則感應經解也今年壬申初秋文樂琪讀父書繩祖武重摹善本于樂而玩之徵以序昔有一甲科雅好善問于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者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倚勢作威者玉帝降鑒悉登

公等于是縉紳之徒咨嗟歎息不得其方予獨
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哉所患己實惡而藉口
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如士大夫果
朝夕討過孳孳積德彼依勢作威之徒明神有
赫孰能逃乎若玉石不分奚感應之有哉獨慨
清白好修閉戶不出可幸無過而居間說法者
指某氏親戚潤己之筆而汚人于户爲辱吻費
此則天下之窮而無告者冥司宜別申一禁縱
勸素士耳予年十九借計三十年間風波歷盡

江河瀕殆而獲寧逆璫路殺而潛逃然必有醮
者夢告之非方內心交則世外淨侶而未嘗有
顯者來豈富貴之人其鬼不靈歟貧賤之交不
可忘歟夫與貧賤交而報應如是況與天帝交
者哉抑有感于山澤之咸巽申命震主器長男
女爲政以虛受人則扃之少男艮少女兌止而
說男下女氣乃通感斯應焉故風裁凜凜以律
身其與人更善氣迎之和風薰之俾樂告以善
解經之中三致意焉正直忠厚讀是書思過半

矣

註靈樞經序

余嘗題壁云簡方思節茗耽役學尊生讀趙生註靈樞益信天下最可恃者古人不變為今人可恨者古本特化為今本可怪者自家脉理問之醫王方寸隔垣而求洞於秦越人夫秦越人也得無秦越我也尤可笑者臟肺不自見而輒許人有肝膽且誰肝誰膽哉趙先生卑謝青衿註經玄暢可傳居甫里不夜當人鬚眉皓然似示精猛讀書壯男子尤好言莊禮余欲并趣

篇宗儀禮入禮記之通十七篇者六官宗周禮
入禮記之近六官者各以歷朝禮制官制附焉
欲勒成一書未能也先生圖之禮以治身爲先
此亦岐伯之大指矣

註陰符經序

至哉言乎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勝也貞夫一者也以浸則生否則死以浸則聖否則盜以浸則不奇否則奇浸則天否則禽在手耶在身耶在目耶盜天地者還殺其身不絕機而絕利機一撥即生利一溺即死苟知宅身之神不知外身之神百骸無以理況萬化乎則是無故身無宅身無盜身無姦知之修之執之用之卒驗定基何奇乎何竇

乎何不神乎朗道人解此經於七十二峰書成峯峰皆為點頭若以用師十倍誤作兵書世人解經類爾道人不為也

註法華經序

法華經如來最後之極談其旨趣在開示悟入葢爲大事因緣出現種種譬喻無非開佛知見悲夫佛知見與凡不異而凡不知見自與佛異然佛不示之異同也深示之妙法無非法無非妙淺示之蓮花即此因即此果不二妙法不二何異何同何深何淺我聞之悟心我得之江上

奇賞略紀

子史左國已成全書不復錄置其儀禮周禮山海經水經注等別輯行世如越絕書新語繁露新書太玄經易林新論白虎通風俗通義論衡諸書或繁或訛稍有節文餘並全篇唐文漫隱釋敎錄聖敎序二示戒歐陽公所以不滿於唐也　有癡癖有酒腸有詩癖漸染文字便傷大雅　交太穰文太多僧道女妓皆作題目骨董詩畫俱須跋題跋數糅雜雅外奚貴覽歟

與蘇皆不免○越王曰萊荷濵海惟魚鼈是見
文章亦然　越絕書神氣去而萬里○先輩云
承平既久文章繁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纖而
弱也故𨓜𨓜摟秦漢之佚書而梓之　文士逃
不能者因氣鎖詞能者肉䙡虎狼氷過鳥鏤兔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是文章熟境○朱瑒求匿
嫩骨書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文章亦有生
面○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文如折膠○人
亦有言矣人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要知能

手病處極多○輕詆人者其文必尋韓宋歐蘇
柳宗元孟郊不假借一字所以爲大手筆　有
大作手如屈原等是也有持世之文如魯仲連
等有榮世之文如蘇秦說齊閔王等○漢有經
學陸賈董仲舒揚雲有絕才賈誼然自古以來
天子能文章者漢而已其臣皆不如也○西漢文
體裁極備故分爲六曹以侯王策士之文附焉
○東漢季漢一曰學者之文一曰公卿將相之
文三國多奇並入焉　魏以來取諸文選齋黄

選續文選漢魏名家而光孜孜於唐大家燕許而下裒集良傳　李白之識郭子儀宗澤之識岳飛有奇識者必有奇文　始於屈騷終於宗謝文三公又不獨以其識也忠孝至文哉　是集聊問津渡搜奇正酬續集且欲出　董仲舒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肴餜也此作文之味也　賈生妙處從儀禮得來故漢人少伍　司馬相如曰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鄒陽以

賦爲文是漢文變體喜其關鎖耳　田橫曰今
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文章家有此否　漢人語語有體如吳王以益
錢誘呼中山靖王以文王孔子自尊無體甚矣
先秦無段落之迹西京絕對偶之語　成帝
順四時月令詔令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
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漢重經術如此公孫弘
亦曰出入不悖所聞　賈誼曰見敬一高言若
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持面形而膚之耳　高

帝告爲義帝發喪首句云天下共立義帝禮諸
神詔首句云吾甚重祠而敬祭只看它起手
劉歆曰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李尋曰若
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若經宋人手直
語必衍千言尋便截然止　陸賈曰數見不鮮
悟之以文章　豫章名木立則爲太山衆木
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　因於斧斤之功舒其
文采之好　罷雲霽騁令歸山海　太史遷曰
難爲俗人言也　一篇之中絕不放過俗人言難

次不辱理色　廓外虛內揚雄所戒　鴻文無
範恣於川　不度覩之鬼卽訾之　度與範雄
之論文不詭　雄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
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平當日河間區區爲亦
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　鼂錯文畧用
駢偶而筆力高古讀之不覺　李斯碑禁止淫
佚男女絜誠咸化廉淸夫暴秦也而亦爾　史

史遷發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　國策妙於峻潔西漢宗之　李斯治驪山書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空空如下天狀　王充曰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　簡鍊於學成熟於師　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　陸賈董仲舒睬遠而出不假耳於外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　孤楊子雲之篇樂於君千石之官撰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國君聖而激

才式弘鍊物惟遠。人懷秋嚴士蓄霜斷舉
丞典論不肯輕放。一人必曰予從阿學之精[illegible]
捐棄故伎更受要道。梁元帝不加旁積[illegible]
一高手故梁文佳者多。簡文帝曰文章未墜
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齊永臨中王融謝朓沈
約文章始用四聲踵其後者轉拘聲韻。帝[illegible]
王弘遠圖莊生像而稽合予之托非其所也[illegible]
者毋以貴致予。庾亮辛祜文生於情。魏武
帝許六子獨許徐幹張彬彬君子。王仲宣[illegible]

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沈炯劝云

浮豔可誦　嵇康有極佳處嫌多　康云又讀

老莊益增其放不善讀書如此　徐陵鉅才也

而溺於詞　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

難如登於九折陵語也文章巧拙如之　陸雲

與兄書日少不大愛離騷頃日視之實自清絕

滔滔古今來如此種文眞爲宗矣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雖然畢竟單行　顏延之自輯

古遙集望古人而遠與爲俗也　隨踵而立者

以聚人心惠而目多采　光武曰吾年苦四[illegible]
在兵甲千歲獸浮語虛詞即不欲勿報故其行
文絕老氣　蘇張費如許脣舌韓非只用斷死
巫字將窠臼俱脫　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草賊
石不受曲鍼　顏之推曰明經求第則顧人答
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時已如此　陶潛
誌孟嘉古今一篇好墓誌何嘗過譽一字而稱
引交游妍媸俱見　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
多乏之忽忘饑寒似此趣味真無懣兒子真好做

文字　曹植文極有骨理不當以才子槩之以
時阮陳楊吳諸公皆不及也植高自標許比人
於狗比朝士於豕開文字駡人一端是其過也
　郭璞曰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水無浪士
似此等語豈肯胡亂作文字　江淹云心頑質
堅偏好冥默是自寫照句然魏極矜琢有曹植
之澹雅梁極綺繡有江淹之孤宗皆可貴也
倣儻清瞻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　氣激靡
旗情皦亂轍　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日燕

天之薄也故文惡其薄　任昉曰路理則積[illegible]
閉戸自精開卷獨得　劉邵曰王謂之偏勝
一徹謂之依似王戎違謂之間襍忌頴灼爍
徹盡徑露而单持　阮籍曰螭浮八濱以濯鱗
鬱娛行潦而羣逝　劉勰曰兩漢以來皆宗靡
騷王義之曰鬱寥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
眞大經濟人　義之年五十誓墓不出竟不出
文安得不高　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楊修曰季
緒璅璅何足以云幸楊修答曹植書不復謂能

兼覽傳記留思文章盖植原書高自矜而修整
頗傲亦一皆習氣・鮑照曰雲族未起風柯柔
吟其詩云秋蘭徒晚綠風流漸不親　田巴出
見魯連終身杜口世豈少大巫哉　曹植曰孫
璋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賞其文大都有
譏者決不肯謬許一人假之何益　惟無深擬
潛蘊隱過歷慫乃可以為人文亦如之・應璩
諸書峻潔高妙・漢魏七發七啓等極可已備
爰ヽヽ庾信曰文思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驗

信文似月明孤吹　沈約彈王源曰鄙情贅行
造次以之文所患者曰贅曰鄙　薛登疏上略
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
其人可誅其文可置　何州　不芝盡埜而芟
何蟲不龍盡水而毀精者理少皇甫湜語誠可
耐思　李德裕大手也不減蘇許　韓愈得李
翺張籍大喜翺家貧多事籍從宋實爭名並譜
之故蘇軾之愛晁張秦黃不若愈之愛張李也
孫樸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

若稗遊於其間其書可燒也不可無此膽　白
居易不經鍊處太逢迎老嫗邪　劉禹錫與宗
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巳禮
出柳文佳處　柳宗元獻平淮夷雅表有方剛
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
恩獨惟文章　李商隱序元結文如以萬世與
人一朝　李白王維文極佳正為各帶詩賦氣
未為大作手　權德輿曰或以典午有數則犯
取贅壟者而相之立土木而尊之可矣如云識

章與時高下斯言請三復　歐陽修曰文章遂
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致治之盛獨於文
章不能少變其體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蕪
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　唐書
起義後凡戰處皆爲佛寺爲陣亡士薦福外號
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　唐初晉
陳隋文章衰弊之習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務
失其事實　唐太宗猶崇信浮圖惟其可喜亦
能惑人　讀尹孝子旌表文曰唐之致治之盛

泯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元結
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
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讀李翱
言曰翱嘗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閔之者不怒則笑矣嗚
呼在位而不能自憂反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
歎也夫　讀顏眞卿麻姑壇記曰顏公不免惑
於其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泯矣　宋文字蘇
洵頗雄渾歐陽修能婉折其次陸游可　陳亮

曰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是
宅粗處　蘇軾曰吾於生平不誌人墓　軾有
大文字無爲小品所掩　文天祥曰痛飲讀離
騷　章子厚曰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
離騷經取諸頌黃庭堅歎息此人妙解文章之
味

蘇文全集序

宋奉西北之虜歲王百萬公度必戰而橫山之役又訾其輕出寡繼觀處置高麗金塔一事及許生還鬼章與溫溪心合討阿里骨使二盜相疑而不合無以生擒鬼章速賀公之謀老矣河西用兵家人子弟藉以爲軍有詔權宜已皆刺額寶元以來緣兵興增賦不爲除去二者公所痛憤不耕之兵聚于內冗食貢賦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心腹之士此二者公所深念安

京東以輸河北則有散常平之粟勸蓄積之家寬此兩路而煮海之利以予小民似也然訓練土兵嚴戢禁軍迄無定策矣山東上世以來腹心根本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便風一帆奄至城下于是屯水兵敎水戰烽燧不絕歲以四月戍駞基島八月乃還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惟號令精嚴新舊平海弩手指揮得便宜差撥犄角以備北虜捍京東更設伏萊密二州公守此皂囊日上其勤于登如此又願復守徐州三年兼

領沂州兵甲河朔諸路要重定武控扼強虜㝡
治營房而公條上五路開仕進之門定州修矛
箭之社蓋非俗吏也天子於人取博聞有道者
于五嶽禮其能興雲雨者於黃河祀其能轉漕
利益者公在徐州水暴至堵作皆興安流如故
譬之大人先生大用則大効不用河故河不治
公欲多作陂塘陳州之役自然消滅至論也亦
易務錢改元郊祀布令蠲除欠負窮民鼓舞涕
泣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僚析文破敕違法賒

借使宗祀勑書失信上帝公所云朝廷赦吏胥
不赦也夫吏胥不赦則豈特吏胥也哉浙西飢
疫人如鬼腊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柰
何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至哉言乎淮
南東西諸郡災傷遠者十五六年夏田一熟催
欠寒戸反思凶年欲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如浙
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後仁人哉金部與轉運司
遵例刻削綱梢骨立窮而不肯搭載以此專擦
官米事敗入獄而已雖然足國裕民公亦無成

謀矣則爲陳五事一將相之臣召論大計一詢
太守刺史罷歸者一于經籍之外別訪講讀一
優慰吏民上書一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亦無聊
之思耳嗚呼欲所仁祖之忠厚而患其婾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其刻公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惜乎宋之人主僅以語言文字目公奇才今之
學人又以韓柳歐蘇畢公能事予故爲公揭出
一二若天流離遷謫賢者之常不足道也抑又
疑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所

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
公豈知人之明真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寃
攺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于公也